

1418

斐

然

集

一  
二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十八

宋 胡寅 撰

寄張相

即日初涼恭惟鋒車入覲神天所相鈞候萬福其久違  
鑾座瞻仰實勤去九月緣大人趨召至池陽忽得宮祠  
之命執當就養遂復丐閒冬初離去行朝間闢江西道  
中今夏才達湘潭侍下傳聞總師出關已次襄漢即嘗

修布尺牘少叙區區道途多艱未知得徹鈞聽否近有  
自會稽來者竊承上念忠勲已正爰立之拜遐方幽僻  
未覩制書然中外傾心為日已久建中興之茂業今也  
其時昔三老董公說漢王以滅項籍之道曰明其為賊  
敵乃可服晉文始伯登有莘以觀城濮之衆曰少長有  
禮其可用也立國治軍之要不過是二言矣若夫黜邪  
登正修明百度去亂從治鎮撫百姓所以成此者也相  
公今既當軸處中運動四海切惟成畫素定以次施行

必有以大慰蒼生垂絕之望獨恨固陋莫由自近陪東  
閣後塵終日正言少裨知遇又不敢從事于刀筆未禮  
重以免瀆依歸之誠寔恃鑒照氣序向冷徒御遠勞仰  
奠上副睿衷精調鼎食

寄折參謀

湖南向伯恭提衆駐耒水之上仗孤忠以遏豺虎旁無  
救援日久情見為賊所執舂陵三路襟喉而賊據之韓  
京吳錫本隸伯恭京屯回鶻錫屯桂陽願望環睨而不

敢進部使者移司遠徙徒以空文誇張列郡例經殘破  
惴然自守誰能合從以解紛難聞宣撫公已體顧憂慨  
然受命則部分將校掃清寇盜救連帥之危兵所從出  
當不愆素而遠近側耳未聞鼓行之聲有如綠林知用  
先人奪人之謀徑逾湘源超越嶠外以迎請大使為名  
遂將授人以柄束手遐裔耶以丞相元勲舊德當此重  
寄承旨嘉謀遠識叅決籌畫幕府所置諒多賢才豈其  
遷延坐取譏議何如速奮威聲即日引道以一軍出昭

賀逼春陵檄京錫兩軍嚴兵俟命以為犄角元戎總中  
權之重肅按全城勿使賊鋒乘勢猖獗然後文告擒縱  
之勢成而救難解紛之功立矣

寄張相

昨者姦庸久據要路遂致仇敵亂常干紀警報初傳四  
方深恐朝廷再蹈覆轍為退避之計及聞聖主獨斷登  
用相公下詔親征罪狀衆著人心咸悅士氣自倍宗社  
再安係此一舉實天下幸甚然以久騎不用之兵當蓄

謀有援之賊以彼下駟當吾銳鋒則小捷未足喜而其  
前輕後重尚或可虞諸將勁兵盡護昇潤無他竒道難  
以立功似聞京西一帶空虛豈無精騎可以直搗宣武  
之巢穴乎竊料廟堂已有勝筭直欲攘却淮泗之聚擒  
豫馘麟不止列屯據險苟為自守之計而已相公既已  
任天下之重動干休戚注措非易更望體武侯用心不  
自滿假集衆思廣忠益誓戰大憲克成中興之烈乃副  
人願

某學業未成方幸間處得以討論古昔與他日或有萬  
一可為世用而相公每加論薦欲使暴其所短近奉堂  
帖再有柱史之命恭惟聖主宏度欲屈羣策相公旁招  
俊乂猥及非才艱虞之時不敢避免只候潭州差到兵  
級遵依聖旨即日就道但執筆記注清切之地如某已  
試無狀豈敢冒處已具奏牘乞一閒散差遣少効尺寸  
伏望進呈之際更賜一言俾遂所請下情至願

荆南自唐憲在任日修治城池亦極險固後緣允文千

秋二憾攜之慾既出兵二部不援以至于敗然今險固尚如舊也解潛本合便入居之而留枝江累年是以無成王彥今移襄陽則兵必盡往而所種麥荆南必不得也則薛帥到官日雖有城池而無兵無食民何由歸業民不歸業則土雖沃衍而財無所生猶無有也竊恐當更出峽中耕牛仍徹瞿塘米禁二物通流民有所資矣襄郢既皆宿兵則荆南乃是內援豈可無人為薛帥之助宜分監職司一員置治臺于城中則緩急謀議有商

量處薛既佳士又美才當周旋其事乃可責功效耳千  
一之慮更在鈞念

與制置參政

竊以世衰道廢公卿不下士久矣雖其布衣之舊一旦  
相視絕等矧不逮此者乎昨者麾旆西來所為脩記參  
問動靜者直以事貴于禮當然固不敢少萌覬覦延佇  
報賜伏辱鈞翰所以慰藉者未忘世好欽戴德度奉承  
誨言然後自愧淺之為丈夫也幸甚幸甚冬寒伏惟鈞

候萬福謹啓不宣

伏蒙諭以一路之資供一路之費此天下之正理仰服至論所以紓民而足兵者兩得其道矣世所以亂緣拂理之事積而不治也以一路之資足以供一路之費推而廣之則一世之材可以周一世之用一世之民可以出一世之兵一世之物可以足一世之役而或以人材乏少調度不給兵威不振為今日之患者特于正理不明焉耳矣頽波泯泯其效可見參政所存如此不獨方

隅之幸將天下實賴焉所恨僻居出無僕馬無由趨侍  
仰承餘教引領北望不勝拳拳

寄參政

自聞追鋒入陪大政某以僻處未果修附慶問其于欣  
慰則與有識同之四月下旬忽奉堂帖蒙上恩記復俾  
入侍退省踈逖實自薦論已試不才方且懇免召旨嚴  
峻亦既就途冒暑飲氷遂感瘧疾陰邪內寇正氣傾侵  
欲再露章躊躇未決忽見邸報已蒙改命在于愚陋則

固宜然不敢更前重招譏議輒形奏牘丐從祠館爰自  
己酉去國逮茲六年僑寓流離雖獲粗定仰事俯育未  
免食貧自惴無庸敢萌過望眷焉微祿終賴國恩鈞照  
既深必蒙垂念倘得閒局不棄分陰求所未聞證其已  
學他日參政精忠直道深格帝心正位鈞衡旁招俊彥  
其將曳裾東閣誠未為晚干冒威嚴下情惶恐

近聞王師克復襄郢國威稍振志士增氣恐須及時收  
還湖北一路不以分鎮置帥司于荆南改付才望重臣

仍須兼制夔路出其鹽米耕牛又通湖南仰其均濟糧斛  
襄郢安峽分屯勁旅仍以襄陽割隸河北以成自南圖  
北全控上流之勢以紓行朝虞虢下陽之慮此誠存亡  
所係不論安危而已某往屢告當路聽者藐藐參政若  
不以為然事幾再失無可為者尚何言哉

寄張相

竊以今日人材最難得未用者則不易知不若干已用  
者舍短取長猶少失也左相及相公宏才蓋世運量固

有餘矣然周公孔明之心尚欲兼用天下之士終不自以為足而輕蓋人材也李丞相心在王室威望已著使當一面則有折衝之勢矣秦丞相死生不動社稷臣也還侍經幄時有獻納其功不在汲黯之下矣李端明氣畧剛正奮不顧身內之六曹尚書外之藩方要害無施不可局促嘗上何用之之淺也致仕向子諲才具通敏有扞衛我宋之赤心為偽臣所忌久不見用精力未衰正可在使夫此四人者人品各不同皆今世難得者若

薦之于上則秋防有十萬兵之形隱然在大江之南矣  
昨日竊聞論使劄子褒借之語尤美不勝皇悚某初論  
奏時未知相公有請也既上然後知之今茲陳謨顯仁  
藏用非小智所能窺測惟是昧暗于軍旅之事猶未之  
學故于措意尚有未曉焉耳謹俟還朝齋心以請進所  
不逮也水賊屢譖且復罪大自知不赦人之淺識咸謂  
無可招之理今聞相公威信已著令之必從則湖南雖  
宿重兵竭民力所謂一勞永逸亦何不可之有銓量之